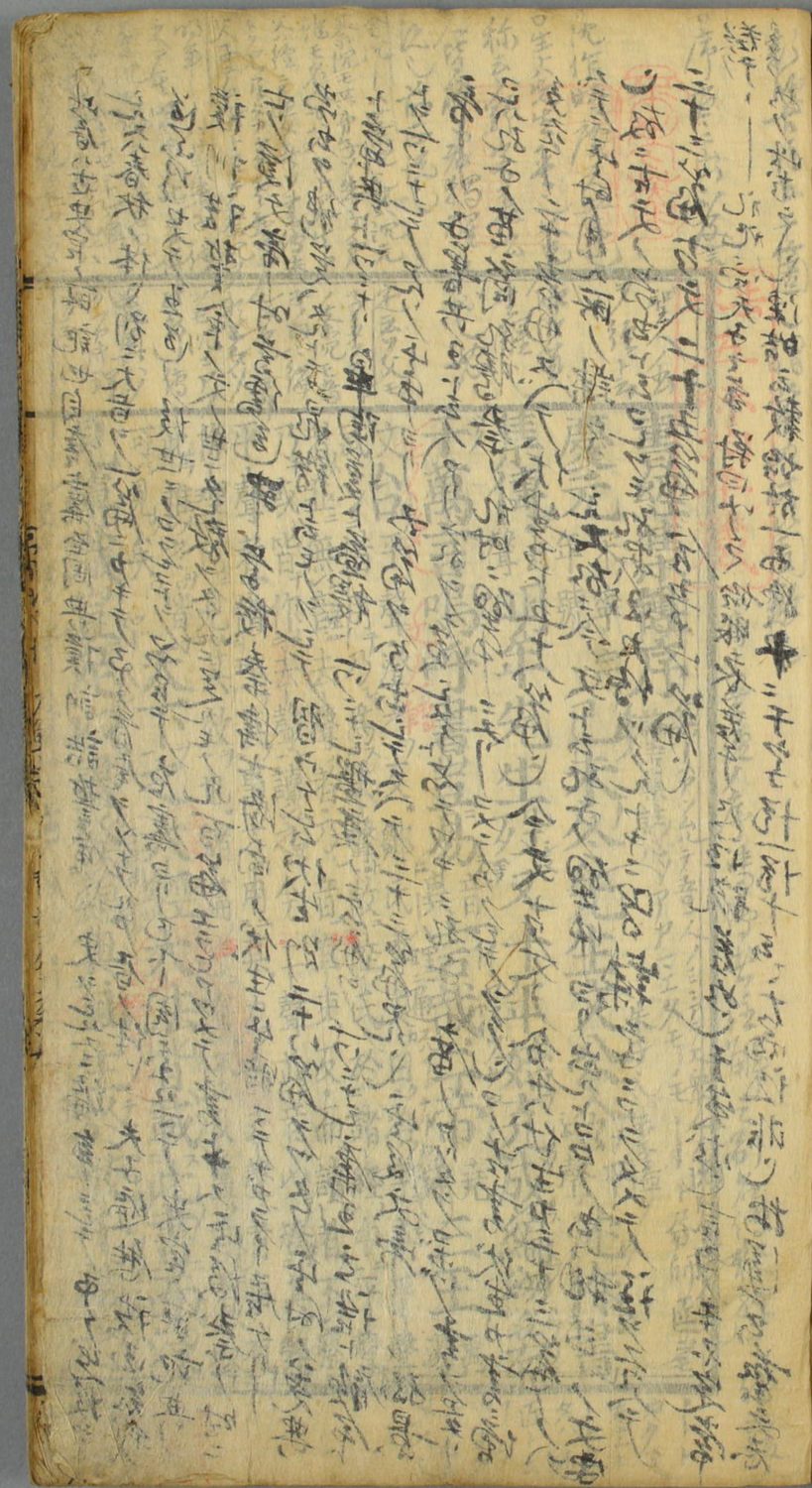
唐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ロ 12
2919
1



ロ 12
2919
1

彰明古怪字字篇　謂當如此篇數

序古文出汲冢書

去　五味均平藏

書經集註序　集註論語集註

慶元宋寧宗年號己未冬先生文公今平聲沈作書

集傳去聲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綴於若

干萬言嗚呼書豈易哉音異言二帝堯舜三王湯

文武治平聲澄之反鄭氏季友曰治字本平聲

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奥且生於數千載之

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
帝三王之治去聲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
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
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
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
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
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
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
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

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
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
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
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
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
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況
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
迺敢折衷音中微辭奥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
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先生攷本已附

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盡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

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扶又反識音志別彼列反四代虞夏商周之書分爲六卷虞一卷夏一卷商一卷周二十卷○書凡百篇遭秦火後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文以時異治以皆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去聲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七到反集傳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果五古慕反通元古今字亦寧宗今之言也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年號

是朱子之迄ト別ニワヤチヒルサヌ

注元工（三言ヘ三音字ヲ出ク）

十六日

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沉序沈始作疏非沈音澄沈字仲默建寧府建陽縣人西山先生之仲子從學朱文公隱居不仕自號元峯先生

書經集註序畢

虞書集註卷之一

蔡沉集註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典上。蓋尊聞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曰若者。發語辭。

纂疏

安ヒロハ是箇重要字若小心義ヒ成性存ヒ言堯之欽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於絶強也化則是信克則是能

聞註

君子莫不有是德惟堯能安之謂安而行之格極其所至也德之盛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無間也

○論題 普中

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叙堯事故先言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用也文文章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堯之德莫盛於此且又首以欽敬之德為大惟堯性之者也讀者深於堯而其贊堯之一字為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九族考

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何也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要族則妻之本族亦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書尊卑何見九族

義和考

重黎之后羲氏和氏世掌天地日時之官

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俱要過化存神意思

黎民於變時雍

於音烏○明明之也俊大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首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為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

辰ハ星ノ名ニ見ル　黒キ秀　宿音　処星ノキ処ニ辰ハ土ノ精　上ニ九星ハ石ノ精　見去　上ニ九ツ

日月所会之辰十有二正月会亥辰為卯酉二月成為降婁三月酉為大梁四月申為寿星五月未為鶉首六月午為鶉火七月巳為鶉尾八月辰為寿星九月卯為大火十月寅為析木十一月丑為星紀十二月子為玄枵星奥辰一也

日月所会謂之辰

星考

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会星二十八宿衆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会為周天之度為十二次也人特謂日月所会為周天之度凡民事早晚之所関也其説詳見

春秋之候

春秋測候所東西宮次之名驗也春分之旦頒春之令於民物

耕耨之候

春耕

司春

政

驗春八分之日祺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

文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

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音嵎孳音字○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政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天歩推歩ハ

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曰上文所命羲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

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

者也曰暘谷者聚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

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

東表之地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

帝嚳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亥出之日蓋

曆作ノ

也春分之日朝方出之日景

歩ノ云

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

日

識音志　長上声　識音志　隨黄道一日光東井夫北極江南至井牛

午土有鶉尾星在星座之東首正星東故星為星鳥末為鶉首巳為鶉尾尾也

興於到反　乳音孺

僧名張公子之孫北陸高山

宣行考

故致循周礼冬夏致日左氏曰官官之以盛日前天文志云日有

致音志

長音尚

日星驗鳴之極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

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驗夏之民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也謂夏

月特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

南為謂所當為之事也敬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徳而識其景如所

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之

横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之其

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

夏永冬短為適中上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

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

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

之中也析分散也先特冬寒民聚於隩至是

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温也乳化曰孳

交接曰尾尾之所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夏胤甫

子弟イヒシコシモイシト云ソ

古注敬行其教次敬其功

大北極索瓦至至于東井午為正陽位也因柝而又柝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陽也分日影之民物毛希而革陽也分日影之民物毛希而革陽也分日影之民物毛希而

月廿四日

易吾與

方午位三台

星象考

按孔星之說如星者形似灰西方偏金金色白故曰白虎此星雖白西方至冬亦在南午位計者音吳

蠶音飢

蘭生

謂之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然日迫天西轉元刻不有中星因其法以初昏為候故充典謂昏中也即所著等事

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商湯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脩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二家中數七十年退一度(五曆年為近以時興天亦會未為精常數)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咨嗟也允信釐治工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過一度日異天也左旋常二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之二百三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數而少遲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數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不及天一日常不及天十二度十

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積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法九百四十三日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三百六十五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有三十日三百六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十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月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一月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于三年失一閏則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

閏閏異

閏之為閏雖非天道之所有而亦人事之所不可免使天與日月之行氣朔之有餘不足而不遣閏以歸之則時且不定歲且不成何以示信于下使及時趣事乎然則閏之有係于天時人事如此

故上声 鯀古本反 為去声 神真

考 堯聞鯀之若時登庸故舉之時登庸故舉之不應堯一個人此有堯放之惡矣於詩傷耳

張本考 一本作而放齊乱于朱一本作而放齊乱于朱而讙兜本共工三本而四岳本共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闡註 驩愛也者下略

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廢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帝曰畴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放甫兩反胤羊進反嚚魚巾反○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讙兜舜張本也畴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詢群臣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開明可登用也吁者嘆其不肖也蓋以其開明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丹之辭嚚訟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爵位人病天下之至公或曰胤國子爵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夏書有胤侯周書有胤之命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畴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

為二十有二人測四岳為八人矣

降 洪水降也

伯鯀 鯀也其有才智想見只是很約自是所以美得恁的

朝 潮 很當所以楚辭鯀嚭直以鯀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處

命 去聲 告 予傷矣了八九年天收斯故窮極之

復 去聲 告 復命之命告謂命令也重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其賦位也

悖 很也又怨也

異音諤(一)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洪水洪者洪水也蓋水勇出而未洩故流溢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言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又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酒岳與其所須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嘆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弗者甚不敬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性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悖直是其放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乃義未詳疑是族之意試可已者蓋廷臣未有能而復強舉之之辭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廢而言無頑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

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

七十載考 按史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以二女妻舜以治家觀治国

女危 偽反

任考 先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后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高帝七世孫也任民間新稼于況上古人寿長傳数

虞舜 舜名

聞 聲音

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命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嬀為反汭如銳反嬪音并○朕古人自稱之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位予蓋用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

虞舜 舜名

世之後經時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

舜降二女考

按世本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孫計堯女于舜之曾祖為四世姑姊妹以之為妻于義不可世本之言不可據信

爲內考

按地志河東郡青山中有二泉下當流者曰妫下北流者曰汭二水異泉而合流出西注于妫

通。烝。庶也。明。明謂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群臣諸侯。名也。俞。應同辭以對也。鯀。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如何者。復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為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理降下也。蠻。河中府河東縣出也。蠻。河。爾雅曰。水名。在今汭。水北曰。水之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嬀。婦也。虞。舜氏。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嬀婦也。虞舜氏也。

嬪虞考

玉琯考

璿璣玉衡考

姚方興考

按史南齊明帝名鸞

姚文興考

按史食采姚人

也。史。詞。堯。治。舜。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為。舜。婦。于。虞。氏。之。家。所謂。往。之。女。家。於。匹。夫。不。可。不。深。戒。之。也。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于堯典。

舜典

而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正義作者。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合。以位。少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博。多用。以王范之詩。補之。而以慎徽五典。以物。至齊蕭鸞建武四年下。為舜典之。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獻。朝。廷。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石。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以。上。接。帝。曰。欽。哉。以下。而無。此。二。十。八。字。而。慎。徽。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

亦傳洽者
大航頭考 按地理志建康地名
孔氏傳考 即孔安国傳也字子国先圣十二世孫
伏生考 伏生濟南人年过九十失其本經口中傳授裁二十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商書
重華協帝考 舜有是德之光而舜有是德之光夫是

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辨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偽蓋過論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重華協于帝 諸説歷試濬音浚○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温和粹也塞實也玄幽潛也升上也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其自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乃足以當大任而不動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謂舜之德

載上聲

參考
敷言試功此唐虞視人之成法爲登庸之初非特歷試以事必聲敷陳以言故堯以此美其寅相稱也

灌上聲

上日考
按唐孔氏云上日言一歲日之上也

受終考
堯老倦憊堯之爲帝自若也而必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其身

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格來。詢謀。乃汝底期行德故命以位此是記者之詞致陟升也。堯言詢致可有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始自以其德不足爲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魯氏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載七政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璿璣首旋○在察也。美珠謂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而察七政之運行猶人君之有政事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璿璣衡以齊七政日月五星也。七政者天之政教也。○按渾天儀者天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伊聲

為始終皆由祖以有其始今左祖以受其終此為考辭而謂之受終謂以重祥之責也

舜去聲

璣衡以安七政之軌度候教而不差焉故曰以齊日月五星在天有常事其從祥與政事相應故曰七政

御制考
按唐孔氏云玑衡負飾以玉史之立文尤左氏周禮玉璣度者

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三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而不見為夜蔡邕以為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在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太言其外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平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在地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于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北極九十一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北極九十一度夏至日北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特其兩端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一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其天與日月星宿緯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

度上平声下入声　朝音

云宣朗也夜幽也幽明之教其術兼之故曰宣夜闕也股也股者表也其法始于庖羲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蓋云即蓋天也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登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在地下太史所用侯候銅仪則其法也宋太史錢樂鑄銅仪傳於吳興周平江陵器任長安

遭秦而廢至漢武帝時落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仪漢天儀衡長八尺而為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仪漢天儀衡長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窒之又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干四隅在地之位以集地面而定四方為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為赤道跨地平上殺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纏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環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側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之軸內

亦刻宿度而結於黑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為黃單環亦刻宿度而又斜倚於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分後之日軌又為白道環以承其交使不偏墊下設机輪以象天行以其水激之單環以承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其最在內者日之速其日夜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其最在內者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日月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日月四遊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軸距以受玉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其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窺以瑪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偏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璣飾璣疑亦以銅為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致亦以璣為之說又以比斗魁四星為璣杓三丁為星為

紀都金反　要音腰

按史邁字伯皆後漢陳留人為一代文獻

漢武帝落下閎

閎字長公巴郡人改告洛下作太初曆言八百年後當差一日

宋錢樂之

任宋官至太史令鑄銅作渾天仪即璣衡玉衡遺法也

數音朔　杓音標　璣音支

類禮望考

五瑞相信所以
三公謹是也謂

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字乃用祭名恐未必然姑存其說以廣異聞○肆音寓

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禋音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于上
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
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如泰誓武
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于上帝是
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者祀
坎壇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榮祭
水旱也山川名大川五宗祭星也雩宗祭
日也夜明祭月也幽禜祭水旱也故曰望徧周徧也羣
神謂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而陵墫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
之後所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意告也

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執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

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
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
氏註云名王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
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
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
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偽也既盡覲見四
岳四方之諸侯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
輯五瑞五等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
至者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也上皆正月事
同來有先後故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
朝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
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
後審知其偽則又頒還其瑞歲守貫下
以與天下正始也

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
制度量衡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
五玉九等皆東后所行言

五瑞器考

五器五礼之器也五礼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礼凶礼之器即是喪紼之類軍礼之器即是兵戈之類吉礼之器即是祭祀之類賓礼之器即是朝覲之類嘉礼之器即是燕饗之類

接礼祀祭山

五瑞器考

五瑞器者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一巡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甲乙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畧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太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三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特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度量衡之先立言之叙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在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玄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士執雉

○柜黍中者一黍為一分

間去聲

川用一牛一豕而牛東永西犧之次第也祭山川用黍稷祭社稷各反用色帛祭本分社土之神則先問反帛是帛之次命第也祝云某府縣山川社稷之神祝號之次第也

灼反

合音閣

黃鍾考

按隋書曆志黃鍾氣之初九十一月之律也是為天統

三帛考

纁求補衆之又玄取玄坯謀固之又黃取正色立朝

之反
華胡化反
恒胡登反

王制歸假于祖禰

之義

羞鴈雉考

羞取其肆而不失其類鴈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死而不失節也

六贄考

按周礼璧蒼璧青圭黃琮赤璋白璜玄璜是也

六贄考

按周礼璧以帛琮以錦圭以馬璋以皮元以黃璜以黃輔類也

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謂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六贄即舜之遺法也舜乃復之器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敷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巡狩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北廟而告祭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末有所考也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義也至制曰歸格于祖禰鄭註曰尊爾實皆告也但止熟設土於其廟也曰歸格于祖禰其親之反面之義也皆一牛程子以為但言藝祖舉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二說未知孰是兩存以俟考

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敷奏以

雜干用反
音平

車服考

人以車服為榮故天子之賞諸侯皆以車服朗之親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是也又如采薇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其无予之路車乘黃又何予之玄黃及輔皆廣以車服之証

冀幽并考

帝都冀州兾州北接北伙而其減大于九州故分冀為幽并以此二州摠狄使

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五載之內天子巡守四岳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其言不善則亦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諸侯來朝于天子巡守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諸侯來朝于天子巡守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濬川幽肇始也十二州冀兾青徐荊楊豫梁雍地廣殆分冀東恒山之地為九州曰冀兾青徐荊楊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徐荊楊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二州摠狄使

會音檢

并州其東此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濱川濱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州有揚川九國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為九州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為九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濱川濱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

舍音捨　當去聲　贖刑考　金作贖刑謂輕朴二刑之可怒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耳

好去聲　樂王考

按贖刑非古法然贖刑起周穆王而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后贖也

芸音芸　蓺　閒音現　樂考

按孫瑨氏云放重於流竄于窮

閒主言　四凶之才皆可用堯之時

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欽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刑有流省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有乃有五等之罰疑赦主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乎此朝廷又非所以為平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眼其當罪流遺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遠也窜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也共工驩兜鯀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異法之也共工驩兜鯀為亂者也幽州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二危荆揚之間特險絕之地

寅去聲　寅夷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言之心　央去聲　央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將去聖人斥不得而誅之反兇惡之中而禪之舜胡為共工渾敦之名與四凶之名異歟

怒故天下咸服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四凶之罪不同說者以為舜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在此不同說者以為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為共工渾敦為窮奇為檮杌為饕餮其終為三苗濤杭為鯀不知其果然否也二四凶之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其用刑之當罪也

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二危既宅者羽山東海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

息拜之者

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于天故曰殂落喪為人之服也遏絕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為之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士喪內之民為之服三月外之民為之服三月者天子為喪三年之喪只是於內諸侯國則不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者遏密八音應服二十六即位七十載又說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即位

載、乃崩、在位通計、百揆十一年。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漢孔氏曰、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君大夫以大夫為邑、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各衰三月、礼無二斬、故也其下校不杖者可知

明目達聰考

按、兼亦是以天下之目為目、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

題意

按陳新安云、重民食一段、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各衰三月、礼無二斬、故也其下校不杖者可知

即位、遭喪明年、復扶又反、難去聲、壁平聲、同去聲下、任平聲去、

此告即位、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君大夫以大夫為邑、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各衰三月、礼無二斬、故也其下校不杖者可知

正月即位、於廟、四而敗、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天下朝覲之神明、不知何謀、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所據也、開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方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詢、謀、岳、諸侯、闢、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寬、而無虐、

食、養民之政、壅蔽、牧、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為首、農事以時為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不違農時、柔者、能者、撫而養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要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寬而無虐、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惇、厚、允、信、蠻夷、南蠻、牧、養民之官、十二州之牧也、

蓋親君子遠小人、則內治修而外夷服、敘州牧以是為國而空諸侯也

考厚

當時紂死極治、可用金瓶、數易、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鑑戒之心、乃有旨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

伯禹考

伯禹、禹也、禹代父鯀為堂伯、入為天子司空、故称伯禹

蠻、南蠻、夷、東夷、率、帥、服、從、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僉、皆、俞、許、

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禹、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鯀、崇伯、百揆、百官、稽首、拜、讓、

之人、也、難、拒絕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而推奸惡也、凡此五者、虞之各得其宜、則不時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稷、后稷、契、商、臯陶、皋陶、

司空考 官名即今之工部尚書之類

平章考 居宰官名即空相平章軍国重事

禹稷稽考 按林氏云書於名分之際甚嚴蓋聖人於疑似而迹後世之疑也如舜居相桀

稽 音台 **稽** 音谷 **播** 補於反 **種** 上声

然其舉而次曰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以六卿薦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之政事亦此類也稽首至地稷田正官平章事知如周以二十八命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棄姓姬氏封於邰契臣名姓子氏封於商稷名契皆帝嚳之子賢及皇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位在時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眞即帝位而稱帝也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此因禹之舊職而申命之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也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

官名即今之 列 **列** 反 **長** 上 **声** 官之地官也 **官名即今之** 力部尚書周

敬敷五教在寬 聖賢于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 **驩** 上 **声** 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之勞來漸而入也舜此二臣上以身之正直得為法下以為萬世法 **獾** 音滑 **獾兜考** 命皇陶次于契刑所以弼教也

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其事也聖賢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之使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縛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詩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猾亂夏明○蠻夷猾夏寇賊姦宄音軌○流有遠近之等宅有輕重遠近之等居仍居之也

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堯亦取此義也故人曰寇殺人曰賊

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為太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不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戮屏處蓋非死刑不欲使風中其瘡誤而至死

五服三就考

若大辟則就市宮刑則如漢時就蠶室其墨則刑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人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蠶室耳

屏音丙　中去聲　蠶音蚕　我反　去聲　長音

司理刑之職即今之刑部周官之司寇冢官也

五服考

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知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為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謙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數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殳音殊斨千羊反與音餘○若順其理而治之也

曲禮六工有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

搏音團　埴音直　用技巧咸精其能作為法巧以傷上心戰反攙即之比反

智大巧且豈者後世之鑒

工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使之指即此也殳斨伯與三臣名也殳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斨方銎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殳斨豈能為一器者與往哉汝諧者往其職也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為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仲虎仲熊意以獸為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與史記曰朱虎熊羆為伯益之佐前殳斨伯與當亦為之佐也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

數音　桑反　桑反

草工以色繪畫者也

織考

益向雖掌火烈山澤特為禹之佐至此方正為虞

作虞考

周礼有山虞澤虞寺於蓋為衆虞之長耳

問俏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礼是見成制度乃所以行其礼也

聞言 夫事神之道必在於敬上則此心收斂無少私曲而直已則此心虛明無少滓乱而能潔清夫然后可以感通神明而尽事親之道

敷賈考 天子之元子衆子與公卿大夫之適子

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秩官名 夙夜神之本 應寅直字 臣名）

夙夜 立日達。○典主也。伯夷臣名。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叙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此意也。夙夜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

（聲所由生 聲依永律和 言其和順 朝廷無不和意 防其過 愚其偏）

曾子曰有天下國家之責故不可不素教而預養敬之之道莫大於成其德即大學之教而此命夔學之也

（周禮考 按周礼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国子弟以樂德教之曰中和祗庸孝友以樂語教之曰興道風煦言語而尤以樂舞教之以律同声音大合樂正自夔所戒方廣之）

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 直又反 胄長也 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 胄 直又反 胄長也 自）

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簡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而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其偏也。教胄子者欲其無傲如此而其所以教之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詩言志既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潮而清濁且徵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既

金聲　還音旋　蹙聲　濟聲　珍徒　與反　行胡孟反

三分損益隔

八相生考

按五声各有定数三分者折其数分作三分也隔宮生所律益一分為上生所律生除后損一分為下生隔八律后相間隔八位而相生也相生之数詳于大全

珍行考

按朱子曰珍行是傷之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戮乃雖皆

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二十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既和乃以其聲被之管絃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協而不相侵亂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此獨言其功此益猶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意下情言）（土文）（戰兢）（名猶）

謂堲疾力反讒音慙○堲疾殄絕也殄行者令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

傷殘之業

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綸令先過後省同以封駁矣

內豆考

羅泰考

按陳氏云二十有二之戎昔天之戰也與天叙禮天秩服天命刑天討無一事之不本於天天有是事則人有是官天不自為而人代之帝舜千此語以欽哉亮天功者欲使所敬也

行而矯偽無所託矣敷奏後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戰兢以相天事也

（誥不敬其戰）

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九官十二人四岳十二牧也

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蓋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總告之使各敬其職以相中天也既分命之又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興禮知禮而後可宅百揆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而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

中去声　戢音陝音出

必咨四嶽考　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重可知

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其舊職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昔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空此以二十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者如此

考績考　按禮樂所以成教化而矣刑輔之當虞之時禮樂之官亦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略之意可見

分北考　分北三苗不與上文相連不可曲為之說北只音如字三苗國在南方之北

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北如字音佩又音背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隨時考績黜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事之得失可見於是

大禹謨

大禹謨 謨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帝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追述之間嘉言善政以為大禹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一典之末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君臣意命教祇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於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知舜之命也文命為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為禹名則敷于四海者何事耶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承帝之言也艱難也難為臣難為君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難辭也敏速也禹言君臣

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化之本禹謨之綱領也忽其報則沮其報則沮徒以為報而不克尽其報則與畏沮忽弛者均耳故禹不徒曰報而又曰克也

克艱考 君臣克艱乃政化之本禹謨之綱領也忽其報則沮其報則沮徒以為報而不克尽其報則與畏沮忽弛者均耳故禹不徒曰報而又曰克也

樂考 舜以孝克德以成其業考 舜以人於孤愍窮凡人敢輕侮聖人所重

聖學考

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應轉蕩言句 說命無有進賢 說命無有容 說命無有遠人 說命無有不克 說命無有不安 說命無有不善 說命無有不善 說命無有不善

都吠美之辭也都者君子之居鮮者野人之居古者謂野為鄙謂都為美也

廣運考 廣運而英天地同德故能受天之命舜全在廣運二字

多聞 註解極明甚言毫不可易意

四海為天下君。廣者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之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言則謂之神自其神而言則謂之天而大而化之而不可知而言則

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人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身備義理昭著能守法度不縱逆樂則心正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孰為可任事之是非孰為可去其幾微絕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進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弗尚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其為害詎有不勝者矣可不戒哉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按王氏太曰遠濱之逆浦之菁井之汲水之陟也鑛礦有安發未有禁示之修也萊之於地

金木水火土穀惟修考

勝音升　聲音八　聲音歷

乘于事所謂不侈以之也舜大聖人益陷戒乃如此可見聖人兢業之誠矣

使常修常新而成之金之陟也猶于山林斬之有時掄林而取之木之陟也增種有時樹穫有節穀之陟也不以制火火以制金金以治木七以聖土土以生穀此大府之序

有和二字考

大府出於天地而脩之在人三事行于天下而和之在人

九歌考

勸以九歌者

使常修常新俾勿壞於音烏○益言儆戒之道禹嘆而美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深念益之謂帝當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木剋土土生五穀或相制以淺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器物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饑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之人三事大府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汩陳以離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

民已樂矣又因其情播之歌以助其樂事功周官州正趨其家事里宰趨其家耕耨耘耔尊吹豳道豳頌典天爲春酒殺羔羊及百日之蜡一日之見古之遺法有存者

偁易壞考

偁之者蓋聖人裁成輔相以贊增損盈虛之理使之盛而不衰成而不壞也聖人無窮之心可見矣

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勸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督責而懲戒之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其爲民食之根本急故別而附之澤之流于治世者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治去聲○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大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地平天成考

天地生狄水之患地不得以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興民依食民穀相憑生之成也平天之功始成也

六府考

天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

不怠考

禹惜寸陰過門不入不怠可知也

種德考

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近朝

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報反○九十曰耄百年曰期倦衰也故倦於勤勞之事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者蓋堯欲使舜代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罔克民不依相憑見不可易民懷民懷相恭見不可易民便是人民不依歸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任力行之意邁勇往力行也

種而其獲報亦秋矣皐陶之種德也遠哉培之深厚茲養之豐裕及其充溢不已自沛然如雨露之陰民懷之也

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問陶金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者易於皐陶者無有易於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帝曰皐陶惟

明刑弼教

聖人制刑非期以刑殺人九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為無用此聖人之本心也皐陶体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教

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干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五刑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九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

之教而不知有皐之刑

帝德罪輕

前從無所過皆中也簡寬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為中

刑賞釋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

子生考

天地之大德曰生若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曰好生上好人之生入亦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

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無所容御者急俄則褻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文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逮延於世其善長而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惡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則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

風動考　如風之鼓物莫不動其生植之性也

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則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未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任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伸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帝曰俾子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惟乃之休

即上風動民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教化四達加被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

養去聲

成允成功考

禹繼父治水人易疑之禹能使人信于未成功之先故功成于人已信之後

克勤克儉考

通鑑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語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克勤克儉之實也

功能除戎考

能者忌之妹功者爭之府禹以不矜伐之心而契天下不爭之心聖賢所為尽

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

來官思服聚帶勤儉能不可掩洚沿水說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也

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

包勤儉不矜言包括功不伐言見位不能辭

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懋勉也丕大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也

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孟子曰水逆行也謂之洚水蓋山崩水渾下流壅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泛濫決溢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覺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於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

易音異

已而已初無今外之事上謂考曾子者可也初未嘗以曾子為過乎分外蓋已所當為之事能不是若方能自責第尚何矜伐之有如禹之功皆是禹所當然故禹目不見其為功能也

人心道心考

人心道心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

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林古通用懋盛大之意丕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歲乃丕績者而我以為盛大嘉乃德者特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歸於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也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治水攝未物感則不迁可知矣故以終陟天位也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惟微道心惟精精以察之而不雜於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傳如字而

陷道心則微而非著自人心而救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怒徒道心如衍

精執要考

九一念之敬必察其敬于形氣敬于家理要敬于形氣則擴充之如是則精之事功矣又泛而堅執念念不忘使前之擴充者常聚者光明前之推扩者又澄通退所而至于無為此一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本見然之中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背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補不能敬備衆所欲可畏君所以民君非民則誰與守邦乎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非民則何所奉戴乎可畏非民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也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

事也既精且一則心之所發身之所為無不合于中矣

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正豆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為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戒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禹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校考

禹謨　舜授禹三有詳略面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慎之辭一也合亮曰禹謨二篇而觀之可見矣

校考

木斡曰校校曰條校有條故數物曰校數事曰條故卜人人而卜之也

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兆蔽自有以當之者而以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筮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也毋辭之辭也汝可者禁止之以諧此元后之辭言惟汝可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正月朝日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攝百官其禮一如帝受終之初等事也

宗率百官若帝之功若舜之功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神宗受天下於人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

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

昆考

今人以昆為兄兄為父後故訓昆為後與後昆之後同

賈言考

卜汝已吉豈有更告他人而重占者

昆考

祭法必有所據舜受堯之天人以殺禹其宗堯為宜或謂舜不當立堯廟然堯與黃帝之後其宗堯何嫌

有苗考

指其君長則曰有苗類其君子言則曰苗民以種類言則曰三苗

正義考

舜時濱海內外皆由有功弗率惟有苗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尤弗率故征之

闇音暗

蔡註

註昏迷不敬惡之源也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

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
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奏辭伐罪爾尚一乃心
力其克有勳蠢尺尹反○徂往也舜咨嗟言
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戲會也
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書虞特已然
禮言商作誓周作誓曾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
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
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暗迷惑也不恭不敬
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也言苗氏昏迷不
反正道敗壞常德用陷顛倒民怨天怒故我
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
同心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
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

扶音

號平聲音豪

用含顛倒惡之流也民怨天怒見苗罪之可伐者如此

看德班師考

禹誓師曰爾尚一乃心力欲以力而成功也三句而力不足以成功于是益有惟德動天之說歆尚德而不尚力也禹于是班師帝乃誕敷文德而苗自格焉不尚力單而發德化可見唐虞氣象若

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幾之政而
堯舜之為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於
舜禹征有苗蓋在夫居攝之後而稟命於
四凶亦必稟命焉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舜之誅
堯之命無疑三句見當脩德下二段皆推明此意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負罪引慝祗載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
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
格屆音介旻音民誠音咸慝惕德反矧音哂
羽王遇反○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闕

後世遇逆命則窮兵黷武而已肯班師乎

舞干羽考

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于度外而示以弭暇之意

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禹至是時益佐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脩其德也蒲賦謙益帝舜也歷山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也舜耕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於田之時以不復順於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引慝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祗敬載事也瞽瞍長者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戰慄之容也齊莊敬也戰慄戰慄也夔夔莊敬貌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也即孟子所謂底豫雖瞽瞍之道以為神明亦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言盛德之言拜所以謂以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謂整旅以歸也或謂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

陶考造

古皋陶考

歷世用而謂虞皋陶為古者自古以上皆古何必與代春秋傳引虞書曰云夏書安知非作于夏時乎

頒鑒去及翳二計及弛昔始

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於京師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尚專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而有苗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皋陶謨

今文皆有古文皆有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脩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國語治民之人天下可平初在脩身思永惇厚也叙親也翼敬也邇近也遠遠也茲此也拜受也昌言善言也俞答也

未盡之意

玩前章勵董內已含開知

閒言

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焉恩義家人之道也惇叙者恩義叙者正倫理二者盡齊家之道

即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皐陶言為君而信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脩則無言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脩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脩則

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叙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行胡孟反

九德九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每兩件一家閑合將來

九德考

參云聲見形句反

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難者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患干時才而不敬

有常吉考

九德者總言德之目見於行者其九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其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畏敬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而敢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

九自即亦行有九德

栗去聲

亂治也

當之為蒙大笑曰常人曰吉士其樣一也皐陶讓曰彰厥有常吉

易異

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戎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吉士總德有邦之吉士重此句貫智用事之同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浚明亮也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大小相形無淺深之別

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大小相形無淺深之別

浚音峻○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浚明亮也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大小相形無淺深之別

彩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上三德而為諸侯以德多寡職之大小驗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德有其六九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

浚考

浚哲溫恭通治而明之之謂

俊乂考

按左傳才越于人曰俊越而人曰乂

辰考

陳氏曰養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芳民物豐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

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俊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言其人之趨事也百僚百工皆及時以趨事則曰百工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言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時者是也疑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金爰盛德在乃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稽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於四時四辰順土在其中矣

播一音

戕音戈

仇去聲

參考 戕者理雖已明事則未著又曰動而形有無之間著焉也

參考 不爲陵遲金

曰一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乾乾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教逸欲有邦乾乾業業一

此是推兢業之端也此的天之道也無曠無教逸欲推無曠之無與通禁止之辭勤教非必諸侯不可以逸欲道之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戒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藏於細微之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也

欲之來是有國者之常當戒慎万事之微位非其人爲空官不可以大官非其

无教無曠是兩陳其所當戒凡今之在兩陳其所當良

參考 拔五孔孔氏以爲公侯伯子男宋儒之以爲吉凶軍賓嘉近世蔡氏曰敘者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敘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

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乾業以圖之所以謂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工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可不深戒哉

尊卑有禮自我五禮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全典禮者 有德 君臣當抑揚 有物有則 君臣之教條 君臣 有德 君臣 有罪 憲典禮者 討有罪

衷音中○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也衷即

子家為得

五服考

周官司服公服衮冕兩下九章之服如王之服侯伯服鷩冕而下七章之服如公之服子男服毳冕而下五章之服如侯伯之服孤服絺冕而下三章之服如子男之服卿大夫服玄冕而下一章之服士服皮弁元章類也

殺戮有上考

自天子至諸侯卿大夫有

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人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和衷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一章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之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力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棄之天子不得專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滅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

四封有采地者皆為有土之君有土必有民皆當以敬治之

蓑考

左傳定公十五年蓑定公兩不克蓑爭註蓑成也以蓑為成本于此故

合於蚤陶謨

禹曰予何言亦尤蚤陶之矛未有知也曰予思日孜孜亦尤蚤陶思日賢日蓑

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

蓑字与績守一般

思曰贊贊蓑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謨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謨帝以成其治而已。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上篇末文勢接續古者簡冊以竹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而所編之簡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弋也皆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于皐陶謨有以也

思曰孜孜考

勤者万事所田成不勤者万事所由成皐陶問禹所以思日孜上者如何禹但述其治水之勤勞以荅之而不及他蓋以平生受用惟在孜上勤勞而已意往言外也

暨益稷考

水平之后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孜音紫墊都念反畎古泫反○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安民之事因呼禹使陳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事至矣我更何其言惟思日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所言篇禹皐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禹言往者如何者皐陶答問其孜孜者何如也

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貌山陵下民昏墊墊溺用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樏漢書作樏樏以板為之其狀如箕上樏行泥上樏雖長尺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隨山川踐行險阻者漢書作橋漢書作梮梮以鐵為之如鋸其形似錐長尺半木刊木之義也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木之義也蓋水漫不涉泛濫彌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循刊除者必循山伐木通菆障開道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進粮鳥獸魚鱉之肉於土人者均主水土之人所當隨時施宜因利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畎澮之間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之間有溝有洫皆通于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海次九川

烝寧有功禹故言烝益暨稷是禹不自有功而此益稷同之不務不伐乃任于

考

禹為司空稷為司徒益為虞官禹正益為田正益為稷官

追反位反欲反揆倫反

冒莫報反勇弼力反聲音聲茂音貿賴力末反何反音何人音所當隨時施宜因利民千塗萬緒承便以捄斯至之處烈山澤之中故所揆捕以供食

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而取以得食者穫授其方播于鮮食既而有无相通貨食並足始也不足終乃有餘禹不忘益克之安〻不怠有所止也舜子所止而安之皆性焉

安正考

苦之叩而述其功如此微禹之言后世孰爰而知之

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功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食曰粒蓋水患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資厚之然後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臯陶以其言為德可像師法也

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所屬者監國君位本子天心當然恰合禹既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虞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憂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致千百年或以貽四海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

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寧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謬之職內外交脩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應固有先意而逆覆我者以是昭受於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

臣哉禹曰俞鄰哉鄰哉鄰哉

左右音佐 佑 当去声 共反

臣邑考

臣当亲近我而助我故曰臣哉鄰哉親我助我乃尽為臣之道故曰鄰哉臣哉

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以人言鄰以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直言臣哉鄰哉臣哉反復歎咏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

宗彝雉考　欠雉註雉以似伏而大黃色尾長數尺似鶴足末有岐鼻向上兩脚自懸子細以尾塞鼻或以兩指取其孝或謂虎取其猛鷙取其智

作服考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而下服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雉上作尊卑之服女自制之

藻音早　絺音癡　凡反

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俾予昭之光）（上衣合陽氣之輕清）（作朕之股肱）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
（會繪也）（下裳合陰氏之重濁）
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
（繡言）（五采會）（淺赤黃）（作朕之目）
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見樂章作朕之耳）（音黼）

甫黻音弗．出尺類反．○此言臣所以為君之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為助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龍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為黹紩也．紩為以為繡也．日月星辰也．山龍華蟲六者繪之於衣．宗彝火粉米黼黻四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上而下裳．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施之於繪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又按周禮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米黼黻四者繡於裳．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為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為首．蓋亦增損有虞之制．而為之耳．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純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

五采　五采五種華采之物藍丹砂粉墨之類是也

五色考　五色采施之方青黃赤白黑也

五言考　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言出休永律和聲象言也播于律之所和則為五聲象聲也本于詩之所諷則為五言

聲八音言之叙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政之教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政治之得失者也

四鄰 鄭玄以四鄰為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前疑后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出子有師保疑承此外經傳无此官惟周命云夾賴左右前有位之士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詠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

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

書用識其善惡言其孝弟姐睦有善者書其善也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以耳目服舷寄之教使之識哉音志颺音揚否俯久反○此因上文而

則孜之庸之否則威之

不改刑殺不免識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是也指忠直為言

欽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

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知是則其為頑愚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形乎四體布乎

侯諸侯供熊侯豹侯麋侯豹侯一鄉大夫供麋侯二公供虎侯熊侯豹侯諸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二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棲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錄民之

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遷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憤發其性說之

而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夫

樂之官也格有恥且格之人既有以啓發承其憤發之

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

進言時而颺之用之以觀德

恥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德

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其改則過樂之官以其改則之

聖

左氏傳敖敖惡也書曰其惡

周王 殷易氏王大射解云大射祭泮之射也王將有事於祖禰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群臣之士取其中多而可以與祭者于是有三侯二侯一侯馬天子射虎侯其間九十弓弓二寸為侯中則虎侯之中廣一丈八尺三分其廣以其六為

比音俾 中去聲 聲戶 禰音谷 媯音日

之鵠則鵠方六尺侯之上中下皆用布而丙旁飾以虎其中設鵠為的焉諸侯射熊侯七十弓卿大夫射麋侯五十弓其鵠其弓之數而降殺之九侯天子以三諸侯以二卿大夫以一又梓人為侯曰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賢功皮侯即去虎豹之三侯天子大射之侯也張五采之侯也張四采諸侯張三采卿大夫張二采正之侯大夫張一采

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馬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之意如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自也許以忠直為人之用德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

合衆議而考忠直

不用德

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者也黎獻者黎民也共同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之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德使帝德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時舉賢

草不昭灼德之遠者如此則天下萬邦黎民之頑惟帝時舉

就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

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疏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弗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救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怒為延慢日進於無功矣山豈特庶頑說為可慮哉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率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皐陶方祗厥叙方施

突射之侯也振敬侯則生以息延此又天子燕射之侯也其侯虽不見於經而卿射記言天子熊侯白質此諸侯麋侯糾質天夫布侯侯以毛飾以虎豹獸侯不言大射以燕射以燕射以貢不可以不功

好去声

長上声

丹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盲淫皆自傲出罔晝夜頟頟入為不

雷上善惟日不足之意

相去聲

聲音傲

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以溪同自數種一種胄之猶未必非三苗也后史中說三苗之国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其潤矣頃社湖南見說溪同蛮猺也有四種曰苗曰猺曰僚而其最盛者曰俚俗年数出擾掠為边患者多四種也豈三苗之遺民平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苗字耳詹无善說苗氏之国三苗其初在今之彭川次在今之洞川次在今之北江西之界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难出其最后在今之武昌鄂則據江山之陰可以无所不為人不得而過之矣

苗頑考

象刑惟明（正抵牙服叙之失也）○漢志堯處子朱之國名也朱於冊淵為諸侯冊如聲盪冊之類也世頑頑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家也殄絶也世遭者朋比小人而徭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故曰殄世程子曰夫聖莫聖於舜而不與朱故曰若冊朱好慢遊作傲虐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奡盖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且舜之不為慢遊傲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盖處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禹自言儆冊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創儆塗山氏之女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而又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聲荒大也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服顧念惟立以大相度也言治水土之功為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厥也五千者每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二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也薄迫也九州之外迫之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帥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畿外者如此即就工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憂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而弗率者則皇陶方敎汝之功惟叙之故其頑而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以威益廣其教之及而帝以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所犯頑六師征之法之猶且逆命豈皇陶象刑之說與帝舜治苗之所祖禹之敘與帝舜之前非人臣之所敢知聖人乃在禹之後也其詳內畿外者如此即就工帝言四海之內而弗率者則皇陶方敎汝之功惟叙之故其頑而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以威益廣其教之及而帝以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所犯頑六師征之法之猶且逆命豈皇陶象刑之說與帝舜治苗之所祖禹之敘與帝舜之前非人臣之所敢知聖人乃在禹之後也其詳內畿外者如此即就工帝言四海之內而弗率者則皇陶方敎汝之功惟叙之故其頑而承汝之功叙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以威益廣其教之及而帝以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所犯頑六師征之法之猶且逆命豈皇陶象刑之說與帝舜治苗之所祖禹之敘與帝舜之前非人臣之所敢知聖人乃在禹之後也

九

當去聲

苗之遺民平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苗字耳詹无善說苗氏之国三苗其初在今之彭川次在今之洞川次在今之北江西之界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难出其最后在今之武昌鄂則據江山之陰可以无所不為人不得而過之矣

擊鼓考

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搏音博拊音撫間去聲

揚子雲長楊賦云受商鳴球刘良註云球玉商拊擊也

以見知鳴球可以擊古語云拊鳴琴

吹洞簫又曰手拊五弦目視雲漢以是知琴瑟可以拊拊

瞽考

瞽奏鼓

琴瑟考

琴瑟塵考

按樂府志琴五弦瑟二十五弦管架麗四弦管架麗而有六孔十二廣為笙

鐘考

鐘

許及切

鏞考

鏞

鎛考

鎛

鐘考

鐘

磬考

磬

竽考

竽

竹之特生者

笙考

笙

竹之特生者

簫考

簫

竹枝根末生者

管考

管

竽笙簫管

喜人晉記室參軍贈答

擊鼓

擊鼓其馬

擊鼓其馬

**擊鼓其馬

大守善知山川地理之秘有書傳世

故先儒穀以爾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雌為鳳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下管也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靈為獸形故於堂上鏞以間言鳥獸蹌蹌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蓋因其形聲之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儀者乎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蹌蹌來儀而太馬仰秣邑鼓琴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瑟而六馬仰秣聲之感物則致神人舞獸鳳凰豈足致和於上變之樂召親於下其格神人舞獸鳳凰豈足

疑哉今按季札觀周樂見韶箾曰德至矣盡美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其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也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人則辟后德議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豫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必自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三千餘載孔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按此章變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為一段下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與禹皐陶變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光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皆不取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按樂府云八音以石為君而部樂以球為首且于此

考

按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小故擊

又里言居也

賓考

所變之言益有所之德是以有親之樂道德聲之本音樂之其姓德極大極盛而韶樂又天善尽美故其感应之妙古今莫及

作考

用變言功成樂作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勅天勅天之要在時

幾音機

首息

井反

凡人求天于天之人求天

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難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壬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

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百獸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五脂者膏者羶者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諧也庶尹允諧則人無不和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

于已人事之尽即天也不可失其時不可忽其微常存謹勅天命可保矣

壹起居考

歌之所冒喜喜於乘時圖起千乘時圖起也所冒然則共乘時圖起也所冒然則共乘時圖起也

良康考

曰良康華曰良康華兆大文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賢為良君知人則夫賢得行其所奏臣任賢則人皆有不

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明皐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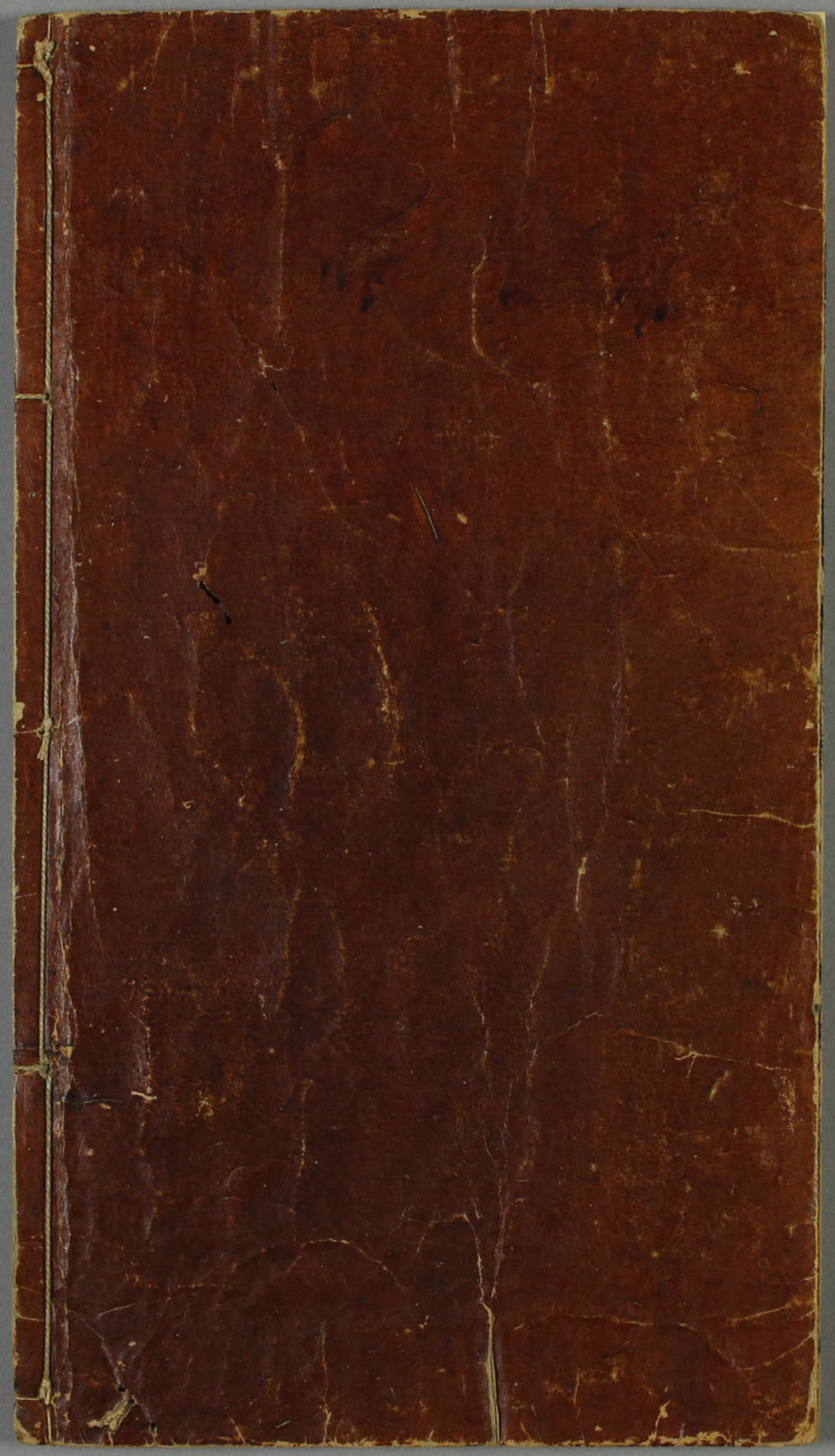
取果反○庸用也歌詩歌也勅戒也勅戒勅也惟幾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而不戒勅也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人君之治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之法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故深戒之也屢實之效二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

得尚容于朝臨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兼胥矣臣任君之事則惰矣此万事所以隳也敬言得之矣

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辭君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言君行臣職頂贊明則臣良而衆事廢壞所以隳也墮傾地也惰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隳也敬言得之矣

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隳也墮傾地也惰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以隳也敬言得之矣

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書經虞書卷之一終

去水王味均平藏